

鹿忠節公年譜



鹿忠節公年譜

陳 鉉 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譜年公節忠鹿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陳

鉉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
雲五

印刷所

商長沙南正路
務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各埠
務務印書館

祥

鹿忠節公年譜卷上

門人涿郡陳鉉編

先生諱善繼字伯順姓鹿氏其先小興州人明初內徙家於定興之江村始祖榮榮五世孫府號龍江性孝友慈和樂易卽有以睚眦及者弗爲校封文林郎襄垣縣和縣是爲先生曾祖祖諱久徵號豫軒萬曆庚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神廟因軍政考察不當罪兵部并斥南北臺省數十人上疏申捄謫山西澤州判官熹廟御極追贈光祿寺少卿父諱正字以道號成宇少爲諸生偶儻有大節逆奄時傾身急左魏諸君子之難海內所謂鹿太公者也封太常寺少卿先生生於積德之後挺然以乾道任自強不息學者咸稱乾嶽先生

明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十月丁丑先生生

是爲十月十三日太恭人田年十六而鞠先生於江村

八年庚辰先生六歲

二月祖侍御豫軒公成進士

九年辛巳先生七歲

是年從祖父受章句先生生而凝重少不嬉戲豫軒公暨成字公不令就塾師庭訓焉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六歲

十一月曾祖龍江公卒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七歲

是年娶元配贈恭人王氏容城庠生之楫女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九歲

是年試有司以第一人籍於黌宮督學使者周公孔教雅擅人倫之鑒咄咄賞異之

三月十六日子化麟生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傳習錄中語者每閱之輒心動時侍御公方按蘇松先生啓購焉侍御公爲之色喜諭云看字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侍御公寄王文成全書來先生取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而一切著落皆身實踐之以陽明所謂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爲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絕學卒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爲有明一代真儒云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侍御公建言。謫判澤州。以臺檄還里。督教甚嚴。先生擔承更勇。德業舉業。與日俱新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孫啓泰先生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生性不愛飲。而具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滿座。親知迎者恐後。率辭諸富貴。下北城楊以爲常。北城啓泰先生里也。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髫年與同里杜騰江爲文字交。至是社友或相譴。先生正色誠之。騰江愕然。服其力拔流俗。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范一泉先生解組歸里。夙聞其歷政清敏狀。遂奉侍御公命往謁焉。入門見垣不垠。地不輒。臨衢數椽。卽爲客舍。真趣流行。一切分別拘忌矜飾。都無所用。自是束身奉教。不啻北面事之。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元配贈恭人王氏卒。

八月。應順天鄉試。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娶繼配封恭人王氏。前恭人女娣也。

是科會元許公獬次王公衡俱海內知名士。先生獨嗜王文。歎以爲從前未有。蓋縱山領解後。復入山讀書者十年。經史子集無所不窺。故其文獨異。先生嘗語人曰。學不透本原而端坊表。與夫文不悉機竅而登甲科者。皆謂之暗合。非不驅駕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自得者。則未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文日進。邑孝廉楊太樸嘗謂啓泰先生曰。伯順爲文。五經四書無不聯貫。每至後幅。皆有一段確然不拔之論。若同出一源者。何說耶。啓泰先生以語先生。先生曰。得力固在傳習錄爾。蓋先生有本之學。學自不同。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其斯之謂與。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歲。

二月。啓泰先生會試不第。先生訪之。援王文成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相勸勉。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啓泰先生居肯軒公憂。築廬墓側。顏曰時思亭。先生時過唁焉。輒徘徊不忍去。因有詩云。橫襟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且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觀此亦可以見啓泰先生品行矣。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二歲。

八月領順天鄉薦。出王公以悟之門。先生既登賢書。布衣草屨如常。贊王公惟紅白簡數種。門下常賞盡絕之。嘗謂登進之士貪若固然者。實自妄費始。妄費則負債。負債則必取償於服官時。故痛洗夙弊如此。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不第。

八月。祖侍御豫軒公卒。

十二月。葬侍御公於龍江公墓側。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啓泰先生以內艱復廬墓。先生過唁更勤。飯粗糲甘之。曰貧字兒擡舉人。吾最喜貧士況味。至孝廉之貧。尤所謂貧卽是道。吾未嘗此味。恐當境不能自持爾。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啓泰先生時思亭者。不啻數四。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會試不第。先生語啓泰先生曰。二十年辛苦。未卜稅駕。潦倒名場。頭顱自笑。我輩奈造物何。丈夫

方寸屬我。何事不可爲。我輩倔彊猶昔。卽造物可終奈我何。

是時邑辭孝廉一鶚誣謗之事起。孝廉方秀才時。爲邑令宋繼登館客。令中蜚語。孝廉同士庶爲辯雪。因挂彈章。於是邑紳有不類者。以健訟納孝廉名於訪察。事連邑令。并及一泉父子。先生曰。是可誣也。孰不可誣。毅然告於新令胡公嘉桂。胡賢令也。持甚力。人謂邑復有天日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簧鼓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啓泰先生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爲告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置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尙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爲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法語。支吾不暇。何怒爲。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方是時。夏雨如注。河水漲平地深數尺。同事兩生幾溺死。而先生以病困之身。氣愈猛。神愈王。人謂先生三十年金相玉質。不關外事。一旦排難解紛。誼出古人。仁者之勇。固如是乎。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從弟恆嶽府試遺名。太公以同居猶子。故屬先生開續。先生曰。孝廉請託。習慣成性。生平立志。欲洗此陋。今復蹈之耶。且進取自有義命。倖竇不開。可消子弟妄想。太公領之。其事事不苟。類如此。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會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

聞報日夫馬鼓吹咸謝之策蹇北上途中新貴有呵其不避路者先生戒家僮勿言涿守左之似素通聲氣遣卒探之而不能得答探者後察知策蹇狀歎以爲非常人。

先生出徐公光啓之門其贊徐公也與贊王公同後徐公歿先生爲文以祭之略云某受師恩在風塵格套外追憶及門羣爲執贄某具八行以紅白柬當錦繡緞人皆目笑師獨心嘉每於旅進旅退之餘容以不衫不履之度蓋實錄云。

旣入都蕭條高寄不屑逐新貴風塵時啓泰先生尙館都門每過從一日偕訪周景文順昌袖出忠愍集以贈因有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蓋交勉也後景文死於璫先生死於城俱作第一流人可謂不相負矣。

序周景文制義略云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婢阿態意其文必吐露肝胆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因歎天下事患不真爾真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旣深者工摸稜之術藏頭蓋面塗飾萬端其本色遂不復可辨然世不乏冷眼卽以不可辨辨之景文居京師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間與不佞過談扼腕時事浩然興歎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淡泊甯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然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

置之何恠焉。不佞椎拙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復能倔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真是真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啓泰曰。此生倔彊猶昔。

九月。假歸過鉉里。鉉祖夢日公既逝。內憂外侮。門祚中衰。先生隱之。而鉉父尙未遊泮。鉉伯金溪公訪師席於先生。先生曰。宜莫如我。遂以鉉父屬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歲。

是年門人始進。先生念國家欲士之因本業以釋經旨。就所發揮孔孟者。驗其淺深。而甲乙之。蓋所重在道德。不得不借富貴之權。奔走天下。然則先覺之用。卽寄於斯矣。歸里後。有執贄及門者。輒誨焉。日取四子書相與討論。舉先聖先賢奧義。無不抉出而示之人。復無不證入而歸之我。謂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故名其所著曰說約。蓋欲人之反之也。先生寓講學於授徒。以行繼往開來之志。是時鉉父趨受業。而杜君異越。張于度。果中。賈正卿三槐。王太沖燁輩。接踵來。先生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亶亶不倦。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教授如故。復著認理提綱以開發之。大抵引人尋孔顏樂處。從乍見孺子一端體認良心云。秋謁選。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先生念國家邊餉取足於鹽筴。鹽法壞而邊餉空。司農仰屋。於是

謝交遊絕晏會。日與正郎袁應振講求職掌。袁留意鹽法者久。先生一見傾心。因致書曰。倘借不倦之教。略通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斯時也。先生有閩粵鹽法二議。窮原竟委。燎然知受病者何在。療病者何方。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監督馬房先生慨然興釐弊之思。一再呈堂請裁。冒破略云。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惓惓於漏卮之塞。矧太倉懸罄。邊土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

八月。母田太恭人卒。京邸先生一痛幾絕。勺水不入口。太公數抵喪次。勉以大禮。始有起色。而終身病原遂肇於此。每曰。當時不早提禮字作主。遂爲年年抱病之人。以當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席塊三年。不飲酒。不茹葷。此自讀禮之常。不足爲先生紀矣。

時賈正卿以母喪廬墓。同門生將往慰。先生代爲言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然正卿質朴近魯。博綜未遑。蓋模心非模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刻畫此良心。甯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予智刃所不盡剷除之根。毅然前往。直致其知。若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

九月十三日。長孫盡心生。

十二月。葬田太恭人。遠近於是乎觀禮。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四方來學者益衆。先生性嚴毅，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迎以善。春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羣蒙也。

答王公命新問學云：「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學下詢不孝。病中偶於問業童子，有所講說，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仰承明諭，誼切請教，不避潦草，以論語首章呈。蓋係初時答問，其語稍詳也。然則先生之學，盡在說約可知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鉞父入學。先生釋入學之義以相勉。略云：「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抒，而可舍學談業耶？」范彭聞余談學，即信真舉業不在學外，探經考傳，務求實底，舉危微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問切思近，領略甚速。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

先生內弟太沖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曰：「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憑人自造，然做別事，猶有待，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卽就太沖遊庠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後宋文在入學。先生復拈做人二字詳言之。謂世俗艷稱做官。而自做秀才始。然秀才以登第爲能做。官以登台鼎爲能做。而卽以登第登台鼎爲不枉做人。誠如是不第不台鼎。不爲人乎。登第登台鼎。遂爲人乎。俯仰古今。流芳者多。非顯爵遺臭者。偏是要人做人二字。可思已。人之精魄氣力。各寄於所做。不有所期。無以爲做之程。不有所憑。無以爲做之具。不有所感憤激發。無以爲做之機。做人亦有程。希賢希聖希天。非其規模與。且自有具。正心誠意。非其櫛柄與。更自有機。在於知恥。提此機以震盪於衾影之間。一念有媿。不敢自比於人。由此而登第登台鼎無加也。卽不然無損也。

是時邑有籽粒。事籽粒者十場。地千餘頃。窪鹹不任犂鋤。故永弗稅。黠者以獻勳戚璫豎。請於縣官。遂賦之民。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烏獸散。先生力言之。當事求以折徵法寬之。閱二載乃成。爰爲邑令畢公樹碑頌其事。略云。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真。真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真也。真則熱。熱則遇而卽粘。不能秦越視。真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滅。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構其間。吹索擲揄。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返矣。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沉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闌。氣且竭。而公神更王。竟以耐之一字奏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與。羅

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干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民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公青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

先是邑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未歲而孤。族人取遺產瓜分之一。一泉先生念衣冠之冑。銳意扶孤。聞於邑令。胡公事少定。及胡不祿。而吞噬者復起。且有陰樂賢霸地事。樂賢挾其兄思賢力。能役吏。並能役官。先生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給先生。而府批則盡如其指。先生復書問張。樂賢擲檄使不得達。而遣其客說先生曰。陰所爲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他家事動氣。且貧生不得此。將不愛命。竊爲公惜之。先生笑曰。渠以余爲私耶。今更於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籍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客去。樂賢果瞞書投觀察。卽入見。觀察加詰責。樂賢崩角伏辜。袖出退地呈。事遂定。

四十九年己未。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署廣東司。而廣東金花銀至。方是時。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報。督部有扣留金花議。先生遂據會典商之同官。楊公嗣昌賈公鴻洙兩公。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斲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此舉差強人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先生曰。舉念時已辦之。先大父家法固在也。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借發爲便。查會典載稱金花銀卽國初所

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各宮籽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度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練膝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與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如。司農如先生議，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先生奮髯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曰：「中官闔扉不聽出，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劉公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先生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先生曰：「但執某語回奏，死生惟命。」中官歎息而去。詔鑄一級補外。時七月二十六也。大臣暨臺省力爭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先生遂移疾歸。當決計時，羣掾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爾。後刻先生所著文章十五種。高陽孫文正公題曰：「認真草。」蓋快此語，足以肖其生平云。被謫日，急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著衣去。賈公後語啓泰先生曰：「當時食猶能下咽乎？」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九月太公出地代族人貼軍同甲李氏有軍三名原無本族作貼戶例當年父老閭里情重於軍人行李往來不無供其乏困後代相沿遂成故事顧貧窘者殊苦之太公割地十七畝與各軍分種代合族幫貼費先生移呈邑令畢公且勒之石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先生去國歸里海內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草屨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時魏公大中過江村訪先生會啓泰先生在座數年聲氣湊合一堂雞黍相陪主賓莫逆復相與如容城拜楊忠愍祠下徘徊賦詩蓋千古圖畫云

八月光廟御極首復先生官典新餉先生十一月初三日受事自遼事起司農措餉無策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惟正之供故別爲藏察廉吏主之遂首以屬先生時索餉者嗷嗷擁訴凡外解至先生卽面同解官兌交領役爲持平而不爲出入吏不得上下其手顧索者蠅集而解者不時至先生太息曰天下有芻糗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口馬裁腹而得成功者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於是拜疏請帑略曰兵與餉原非二局月糧行糧折色本色同條共貫總爲遼事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卽欲強先一日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卽欲姑待明日不可則所以操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臣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時十一月二十日也疏入不報未幾經略袁公應振奏戰馬三日無糧先生補牘復請略曰